

黑澤明**动感**作品集

(第三辑)

第

三

滴

血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章 降魔杖法

从毒蟒眼中头中取出的二碧一红等三粒蟒珠，不但有暗室照明之用，而且那红珠温暖异常，有却寒、解毒、避水等功效；那两颗碧珠，柔软如绵，颠扑不破，有避火、解毒功用外，更能烛照地面下二尺多深，土中一切，视之如在地面，确是无价瑰宝。

她曾习星卜易理，在这一年多的习静吐纳期间，又精进不少，她曾再三为情郎岳昆仑推算，始终未见死卦，芳心中又增加不少憧憬喜悦。

隆谷时节，她叩别枯僧元觉，带着书剑珠宝，跨着青鸾，从山谷中出山。先回家探望，知父母胞弟，犹在坐关，她为报大力神丐惨杀岳昆仑之仇，曾找遍河北江南，仅知大力神丐勾结阴风派背叛丐帮，拥护四川分帮帮主鲜衣丐独霸丐帮。——但那天杀的大力神丐却始终未发现。

春天时节，她跨鸾游到皖山，在山麓下发现岳昆仑的胞妹岳菊，误认作是魂梦中的情郎。竟被岳菊一掌击伤。

她内功精深，又有起死回生的圣药灵芝丸，区区一掌内伤，自是轻易治愈，但芳心之也给她以无穷的痛苦。

后来她在桃溪镇口遇到她曾朝思梦想的真正岳郎。但她因不识前此误会，又目观文木兰美拟天人的丰姿，真是妒很俱

来，虽然一任岳昆仑喊破喉咙，穷追不舍，但她成见已深，唤出青鸾，乘鸾飞去。——致岳昆仑沮丧欲绝。

岳菊离开霍山之后，到达霍邱，霍邱在卑河之西，地当东西两大湖之间，是皖西鱼米之乡。

她在一家饭店中和两个横眉竖目的汉子发生口角，被岳菊双双制住。

那两个汉子都是当地双湖四杰的部下，一向骄横成习，在众目睽睽的饭店中被少年制住，如何能吞下这口鸟气？立刻邀斗岳菊到他们水寨。

哪想双湖四杰却一人也不在，又被岳菊打得落花流水，抱头鼠蹿。

当时，岳菊心念兄岳昆仑，所以在互相打斗时，自称河朔岳昆仑，希望藉此可以使岳昆仑闻迅赶来，哪想竟给岳昆仑惹下一场麻烦。

她离开霍邱时，购得一匹上好白马，和一柄亮银长剑，一路上丝鞭轻扬，心上盘算着访查胞兄岳昆仑的方法。觉得假冒哥哥姓名，告知客栈伙计。

她在正阳关查访二天，毫无消息。最后在两江湖人物口中，知道仇人湘江一剑魏霸，在大洪山担任阴风教两湖别院的院主。她立刻策骑赶到大洪山。——临行时在客栈墙壁上，用金刚指功夫，轻轻写出一首怀感的七律。就是东方灵和岳昆仑所见到的那首。

只是两湖别院高手甚多，虽被她狙杀二三十名院中武士，但她也几乎遭人毒手。幸而她机警异常，轻功绝俗，每次都从危险中逃出虎口。

湘江一剑魏霸机智绝伦，她始终未曾面对过一次，更遑论

报仇雪耻了。

她这次于别院中连遭暗袭，而且对方无一不是江湖高手，不得已才从敌人包围中逃出，沿途又遇数名高手拦截追击，渡江之后，又被她魂梦萦思中的胞兄岳昆仑，以云龙大九式身法，骇得心寒胆颤，黑凤凰申碧兰、无情火廖媛等绝高身法，都使她对复仇前途，感到一片灰色。

她驾着窃得的小船，在江流中缓缓地向前行进着，江流汹涌澎湃，与她内心中起伏不停的忧思，似在互相交响。

岳昆仑在树丛上踏叶飞行，追索隐踪的白衣少年，他直觉地猜测，这白衣少年，在敌众追击下，沉着稳实，身法极快，可能就是冒名自己的人——胞妹岳菊。

所以他在枝头上轻登巧纵，捷逾灵猿，大半个时辰过去，未见一点儿人影，途中虽遇上两次黑凤凰申碧兰等师姊妹三人，但他因不愿和她们纠缠，所以都轻轻避过。

后来他回到江干查看，见江中小船不见，暗忖：“魏姊姊师姊妹等三人，轻功再高也不能先己而回，而且于转瞬间，驾船去得无踪！”他心思绵密，发觉其中必有蹊跷。

忽觉身后两丈外，有人轻步走来，而且是两人左右分开，屏息而至！——他内功精湛，已至三丈外落叶可闻地步，来人轻功再高，也瞒不过他。

暗想：“可能是敌非友，暗袭的成分居多。”于是全身潜布先天太乙罡气。这威绝天下的武林绝学，攻敌时，则无坚不摧；防身时，则无强不避。他自然不虞来人的暗袭。

两个来人，愈走愈近，屏息悄步的活罪也真够受的；距离越来越近，他们的精神也越发紧张。由两丈而一丈；由一丈而九尺、八尺、七尺……

岳昆仑虽有所恃，但他心中也不免波涛起伏，时刻变幻：

既恐放过敌人的暗袭；又怕误伤魏姊姊的两个师姊，甚或假冒自己的胞妹——岳菊。

当他决定只守不攻（不用罡气反弹）时，那偷袭过来的两个人，竟是一声不哼地，四只铁掌挟着骇人劲风，分上下左右猛击而下！

岳昆仑纹丝不动，一任那压体劲风袭至，虽则周围沙石横飞，但他一身雪白的衣服，却不飘不摇，甚至连衣角带梢也未扬举。

四掌疾劲绝伦，如电光石火般拍在岳昆仑左右后胸后肋！

二人只觉手掌击处，敌人身上柔软如绵，毫无着力感觉，将自己的力可碎碑力量，卸得无影无踪，如石沉大海；极度惊惧中，本能的想撤掌后退时，却觉敌人身上如有磁石，将自己一只铁掌牢牢吸住！

正骇然欲绝中，忽听敌人一声轻笑，身形转处，那一股出奇的磁力，将身形带得踉踉跄跄向旁边跑出五六步去！

岳昆仑见来人既非魏蕾芳的两个师姊，也非想象中的胞妹白衣少年；竟是两个身体魁梧的汉子，一个身材略高，四旬年纪，黑脸无须，身穿灰色夹袍，背插一口雁翎九齿刀。

另一个，年约五旬，部稀疏花白胡须，根根见肉，蚕眉凤眼，眯缝之间，露出如电寒芒，身着土黄大褂，长仅及膝，背上斜插一柄佛手拐，神情甚见惊恐。

岳昆仑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乘人不备，暗中偷袭，尊驾二人，都似是江湖有名人物，如此宵小行径，岂不令人齿冷？”

那灰衣黑面汉子，略一定神，不待岳昆仑说完，就冷冷哼道：“姓岳的只知责人，忘记责己，请问：这一二十天中，两湖别院二三十条人命，你是怎么给送掉的？”

这简捷有力的一驳，使岳昆仑为之一窒。他真想不到敌

人会有此一问。本来嘛！那冒名自己的人，听说已于暗中狙杀二三十名院中武士，这样岂能再以“偷袭”二字责人？

那人见岳昆仑怔怔不能回答，知他理屈，又道：“不过，我们可真佩服你姓岳的不凡身手，在下铁面金刀刘旭，这位是飞拐田丁，今晚想领教几手，可别再吝教！”说罢，掣下背后雁翎九齿刀，那飞拐田丁也一反手拔出佛手拐各自后退一步，准备动手。

岳昆仑微微笑道：“二位必欲赐教，岳某岂能再事推辞，就请赐招吧！”

说罢，微一作势，就准备和二人动手了。

飞拐田丁冷冷哼道：“姓岳的小小年纪可真算狂得可以！你想空手接招吗？”

岳昆仑笑道：“若说空手接招也许二位误会岳某狂傲；这样吧！二位如能胜得……”说着随手在身边树上折下一段树枝，又道：“……胜得这根树枝，再动剑不迟！”

铁面金刀刘旭怪叫一声，道：“好小子，算你有种！上啊！老田！”

说罢，雁翎九齿刀挟着劲风，斜肩猛劈而下！飞拐田丁也挥动手中佛手拐横扫腰肋。他俩经常联手攻敌，所以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岳昆仑剑眉一皱，右手树枝轻点九齿刀刀背，身形微微一闪，那树枝藉刀背反弹之力，又轻轻将佛手拐荡开。点刀荡拐快如电光石火，恍如于同时中一式完成。

荡开刀拐之后岳昆仑欺身猛进，手中树枝，左挥右扫，前劈后挑上下翻飞，化作千百条飞影，攻守兼备。

二人见岳昆仑招式，仅是一套妇孺皆知的六合剑法，但在他用来，可就威力大增，直有石破天惊之势。

二人哪敢怠慢，各自展开得意武功，配合攻守，和岳昆仑缠战在一起。

岳昆仑见二人刀收拐出，拐架刀攻，配合得十分严密，又加以二人武功甚高，这一联手攻拒，但见刀光拐影，组成一堵坚强无比的帷幕。

剧战十数回合之后，岳昆仑剑招一变，化作十二手连环盘打笛招——这是他在绿杨庄剧斗黄衫玉笛吴寒凌时所学的招数。

今晚，他因见飞拐田丁的拐招中，似有数招黄衫玉笛吴寒凌的笛招在内，所以也将这套笛招使出——他因为天资颖慧，且又酷嗜武学，同时一切精妙武功，多半包含在所悟天音玄理中，是以与人动手过招时，对方精妙招数，竟是一看就会。

要知黄衫玉笛吴寒凌的十二手连环盘打笛招，三十年前，横扫武林，已是少遇敌手；十五年前，隐迹庐山，更去粕存精，比从前招数尤见凌厉——在岳昆仑用来，较吴寒凌本人招数，更加精采，只见他点、刺、劈、打，一根树枝，化作满天枝影。

二十招一过，只听那飞拐田丁大叫一声：“停手！”

岳昆仑和铁面金刀刘旭，都如响斯应的截然停手。各以疑讶的神色望着他。

飞拐田丁将佛手拐交左手，指着岳昆仑问道：“尊驾是哪位武林前辈门下？还请不要隐瞒以免误会才好！”

岳昆仑知他从自己笛招中，看出渊源，益加断定他和吴寒凌有相当关系。因而笑道：“师门至尊，岂肯轻易示人？你如果与岳某师门有关，动手时，不伤你性命就是！”

飞拐田丁气得“哇哇”怪叫道：“田某出道江湖三十多年，大风大浪遭遇无数，岂是贪生怕死之徒？……因见尊驾招数中，酷似家师叔祖黄衫玉笛吴寒凌十二手连环盘打笛招，所以

才善意相问。”

铁面金刀刘旭悚然一惊，忖道：“他们若拉上关系，我可就糟啦！”不由暗作准备。

岳昆仑心中暗笑，强作庄重笑道：“岳某若是你师叔祖门人，你将对岳某如何称呼？”

飞拐田丁心中一惊暗忖：“糟了！他若真是师叔祖的弟子，那不是成了自己的师叔啦？他年未弱冠，这可使我……”

要知飞拐田丁头发斑白，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跪拜一个大孩子面前，虽说师门礼数至重，但也使他至感尴尬！

岳昆仑见他期期艾艾地十分尴尬，不由湛然笑道：“我不是吴老前辈的门人，你放心好了！只是受过吴老前辈的指点，你要一定认亲，叫岳某一声挂名师叔好了！却不必跪拜见礼的。”

飞拐田丁如释重负，向岳昆仑双手一拱，算是见礼；那铁面金刀刘旭心中尤喜，忖道：“你们无师门渊源，老田就不会对我执戈相向的！”他立刻笑逐颜开，十分惬意。

岳昆仑看在眼里，心中暗笑，道：“你这无耻的武师，既愿附身于汉奸门中，我也不能饶你！”

想到这里，笑道：“这位铁面金刀刘朋友的师尊，不知哪位武林前辈？岳某从尊驾刀法上，却看出一点儿渊源来……”

刘旭暗忖：“你也想作我师叔？这可不是假冒得来的？”于是答道：“家师断魂刀毕真，出身峨嵋……”

岳昆仑哈哈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可真是一家人咧！掌门人玄都羽士，是岳某大师兄，不知刘朋友和那大师兄如何称呼？”

峨嵋派掌门人玄都羽士名列武林奇人之中，武功辈分甚高，岳昆仑估量刘旭的年龄、武功、辈分，都十九会低于玄都羽

一土的，所以才冒认掌门人是自己师兄。——玄都羽士名重武林，岳昆仑自然知道。

这一冒认可够刘旭的苦了！因为刘旭的师父断魂刀毕真是玄都羽士三师弟伏虎罗汉的俗家弟子，假如岳昆仑是玄都羽士的师弟，那么铁面金刀刘旭不就成为岳昆仑的师侄孙儿了吗？

所以刘旭一脸愕然，庄容答道：“姓岳的，你可不能信口开河！本门掌门师伯祖七十高龄，在下不敢相信会有你这么年轻的师弟……”

他口气虽然甚硬，但心中仍不免怔忡不安，深恐万一真是师门尊长，这个冒犯罪名，可是不轻！

岳昆仑故意忿然作色，道：“我来问你！岳某如是峨嵋派门人，自不敢滥认辈分，你说可是？”神态、口气，俨然以尊长自居。

刘旭心中狂跳，赶紧点头承认。

岳昆仑神态不改，继续问道：“岳某如非峨嵋门人，自然无法窥得本派深奥武功，你说可是？”

刘旭立刻又点头承认，暗忖道：“要糟！”但他犹强自镇定，问道：“尊驾如确是本门尊长，可知家师是哪位师祖传人？”

岳昆仑暗忖：“峨嵋四老，玄都羽士居长；老二青阳道人，早年去世；第四七绝剑管尼，不会收录男徒；这刘旭自称玄都羽士为掌门师伯祖，则玄都羽士，也不会是他师父毕真的亲传业师；十九必是那老三伏虎罗汉的俗家弟子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立刻冷冷答道：“听说三师兄伏虎罗汉曾授一俗家姓毕的弟子，不知是否就是你那师父毕真？”

这一问，使刘旭如雷轰顶，黑黑的铁面上现出极度的不安。嗫嚅地答道：“伏虎师祖正是……晚辈家师的业师，但晚

辈还想……”

他从自称“我”，而改为“在下”；再由“在下”二字，改为“晚辈”，分明已承认了对方是师门尊长，但他犹恐有诈，想再进一步探求证明。

岳昆仑察言观色，已知其用意所在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还想什么？你是要我施展一下本门绝学，然后才肯相信是不？”

刘旭脸色一红，急忙陪笑道：“晚辈不敢相逼，只想恳请指点一二。”

岳昆仑剑眉一挑，道：“你想和我动手过招？……好！来吧！”

刘旭立刻接言，道：“晚辈天胆，也不敢和你老人家动手过招，只想在一旁瞻仰一下而已！”

岳昆仑脸色稍霁道：“好！且看我的刀法！”

说罢，右手树枝起处，立刻化作满天树枝，纵横劈刺，风雷并发，使出一套威力绝伦的刀法。

铁面金刀刘旭见这位自称“峨嵋尊长”的白衣少年，使出的师门断魂刀法，虽大致和原式相似，但自己所练不到的，或是自己见所未见的刀招，一齐出现，真是精妙绝伦，不但自己望尘莫及，就是向以断魂刀自诩的业师毕真，也无法比拟，——已是师门尊长，再无疑问，……他正想以谒见本门尊长之礼跪拜时，忽见岳昆仑招式忽变！

只见他那根树枝，突然变慢，在半空缓缓地划个半圆，然后疾地一带，只听一股“啾啾”刺耳的劲啸，宛如烧红的铁块，猝然放在水中时，所发的声音。

在一旁凝神观看的刘旭，忽觉身前有一股绝大的吸力，使身形不由自主的向岳昆仑树枝回荡处滑去！

再看那飞拐田丁时，也步履踉跄，在另一面和自己同一方

向，向前滑跑下去！神情十分狼狈！

峨嵋绝学七绝剑法中，有引发气流成漩的剑招，闻名天下，岳昆仑因有化商音为旋力的经验，所以他将龙虎刀法使至中途，——事实是刘旭适才对岳昆仑攻战时所使到的地方。——无法再演，立刻改招，演出只闻名未见用的七绝剑法中之绝学。

铁面金刀刘旭，对峨嵋绝学也是只闻其名，未见其用的，所以他在被气流带着狂奔时，心中既惊且喜。

他惊的适才鲁莽不察，对师门尊长态度傲慢，难免不为这位小师叔祖所不容；他喜的是师门绝学，威力绝大，心中窃窃想恳求这位师门尊长，传授这两种武功。

岳昆仑手中树枝施展数周之后，刘田二人也跟着狂奔数周，他俩身不由己的向同一方向狂奔，十数转之后已是头晕眼花，身体轻飘飘地似驾云一般，越转越快。

吓得刘田二人心胆俱裂，那铁面金刀刘旭大声疾呼道：“师叔祖快停手吧！徒孙儿已吃不消了！”

他惊佩到极点，再由“晚辈”二字，改称为“徒孙儿”了。岳昆仑树枝一停，他俩双足再着实地，步履踉跄，继续何前狂奔大半圈儿，身形斜斜地向地上摔去！

飞拐田丁暗暗叫苦，心想：“这下可得摔个实实着着的，今晚这个人可丢到家啦！”

他正准备接受重重地一摔时，忽觉欲倒的身体，被一股绝大的力量吸住，立刻藉机拿桩稳住。

刘旭不待喘息，立刻翻身扑地拜在岳昆仑面前，道：“峨嵋再传弟子刘旭，叩见师叔祖金安，适才鲁莽冒犯处，千乞师叔祖慈悲宽宥则个。”

他完全确信这位俊美的白衣少年是自己的师门尊长，所

以死心塌地的改变称呼，跪地呼求岳昆仑宽恕。

飞拐田丁这时也由衷的钦佩，暗忖：“自己和刘旭二人，在两湖别院中已是颇有名气的高手，但和这位峨嵋高弟一比，可相差太多了。”

要知刘旭、田丁二人，在两湖别院中都是十大护法之一；在江湖上也都是成名的武师，因不矜操守，加入阴风派的两湖别院，已干了几件不甚体面的事。这次因替魏霸卖命，追赶大闹别院的岳昆仑，竟撞到向所未有的大钉子。

且说岳昆仑见刘田二人神情、动作，不由心中暗笑，微听对岸人语嘈杂，知是敌人后援已到，立刻从地上拉起刘旭，另一只手拖着田丁，沉声喝道：“走！”脚下一纵，带着二人一跃二十丈，向河堤树丛梢头飞去！

刘田二人，但觉一臂被岳昆仑握住，身如驾云般凌空飞起，两耳风声“呼呼”，在树梢上轻轻掠过，片刻间，已飞纵二三里路，停落在寂然无声的林木空隙处。

刘田二人不知何故，突被岳昆仑凌空挟走，他二人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白衣少年不但轻功绝俗，而且力大无俦，神功盖世，落地之后，立刻一同伏地拜倒，交口称奇，把岳昆仑当作神仙看待，跪求准予亲随左右。

岳昆仑不料因自己一时高兴，竟收服两个附逆武师，看他俩一脸虔诚，倒不好意思说穿了原委。只有率兴假装到底了！

于是脸色一整，肃然哼道：“田朋友请起！——刘旭！我且问你，本门行道江湖，要遵守哪些戒条，你且说说！”

峨嵋门中戒条，他虽然不知，但凭他臆测：峨嵋是江湖上成名大派，其门规自然必严，是以责问刘旭。

刘旭听岳昆仑话风不善，心中骇然，但他可不敢不作答，嗫嚅半晌，道：“第一，不能……欺师灭祖……”

他想到适才出言冒犯处，不由怔忡不安，暗忖：“糟啦！这年轻的师门尊长，还是不肯放过我呀！”

岳昆仑听他声音发抖，知他惊惧过甚，于是声色稍稍和缓地说道：“这一点，你不须害怕，不知者无罪！且说第二条！”

说罢，向田丁左手摇托，道：“田朋友请起！不必这样客气。”

田丁但觉一股绝大力量，将自己从地上托起，他哪敢挣扎，立刻顺从地肃然站好。

刘旭这时继续答道：“第二条是除强济困，行侠仗义！”他心想这一条，该无多大问题了，所以神态和缓，语调也较前大为流利。

哪想大谬不然，却听岳昆仑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杀人掳掠，强占他人产业者，是否为强横？”

刘旭十分疑讶，暗忖：“我可没干过杀人越货的强盗，更没侵占过人家的财产，怕他何来？”

于是点头应道：“是强横的行径！”

岳昆仑又问：“在水火中呻吟，引颈待救的，可是弱小？”

刘旭愈加不懂岳昆仑的用意所在，只好茫然应道：“是弱小。”

岳昆仑道：“你自行道江湖以来，对本门第二条戒条行之如何？”

刘旭心中大定，答道：“弟子自行道江湖以来，对除暴安良，行侠仗义事情，曾做过数次；但绝无杀人越货的强盗行为，请师祖明鉴！”

岳昆仑幽幽叹道：“管窥蠡测，所见甚小，难怪尔等正在为恶，犹不自觉？”

这话一说，刘田二人都一脸茫然，不知自己做了什么重大

坏事？

岳昆仑目光如电，略一转瞬，已洞悉其意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自五胡乱华之后，八百年来，国人民族观念，日渐淡薄，自神州动荡，夷狄交侵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，不知挺身救国，而且蚁附敌人，——阴风道人商新冰，以邪说惑众，甘心为鞑虏走狗，极力屠杀不愿臣服的忠贞义民；两湖别院，乃元廷狙击前朝义民的机构，湘江一剑魏霸则严格执行其任务。

“尔等江湖武夫，无夷夏观念，只知盲目报效元廷，舍本求末，助纣为虐，甘心为阴风邪教驱使，其愚熟甚？”

短筒的训诫，如醍醐灌顶，大悟彻悟，刘旭沉首认罪，田丁伏地求饶。

岳昆仑庄容道：“往者不谏，来者可追，为民族带罪图功，犹未为晚，且先回两湖别院，预作伏桩。”

说罢，令二人起来，又问清两湖别院中之设施、力量及湘江一剑魏霸之隐匿场所，同时又将岳菊大闹两湖别院情况，详加询问，二人虽感奇怪，终于有问必答，详细说了。

最后约好联络暗号，岳昆仑说声“再会”！身形一闪间，已失去踪影。

夜色朦胧，群峰攒立，山脚下松竹杂错间，静立两间矮小茅屋，围绕着黄竹短篱，茅屋窗纸上，射出微弱的灯光，在死沉沉的山夜中，吐露着一丝生命气息。

中夜之后，该是人静的时候了，但这两间矮小茅屋中，却仍有人谈话，而且声音愈来愈大，使寂静的深夜，平添一派紧张气氛；似有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发生。

一个苍劲的老汉声音，嚷道：“荒山野叟，疏于交游，贵帮盛意，老朽心领就是！龙涎草不但舍间没有，老汉也闻所未

闻；二位还是到别处另行寻找吧！”

“居士还是仔细考虑一下，敝帮黄面佛叶帮主，责成兄弟二人向居士祈取，居士如此峻拒，我们兄弟二人实无法向帮主复命。”一个声音清朗的汉子，委婉地讨取。

另一个声音粗豪的汉子嚷道：“云隐居士你不必推诿啦！我们调查清清楚楚的，你那龙涎草就在后园中生长，怎么说没有？干脆拿出来，否则……”

“否则怎么的？……你们还敢动手抢夺不成？”云隐居士大声嚷道。

那声音清朗的汉子立刻接口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老前辈别听我们赖兄弟的话，我们是奉命前来祈求的，哪有动手强夺之理？”

“嘻嘻！老前辈别上火！我们韩三哥说的对，我毒蟾蜍赖泗不会说话，算是放屁好了吧！”

“一切都没关系，反正没有龙涎草，你们走吧！……哎哟！哎哟！”

“你这不知进退的老狗！好意和你商量，却死命拒绝，这回叫你知道俺毒蟾蜍的厉害！快点儿拿出来！如再迟半晌，等毒气蔓延，本人也无法给你治疗，准叫你浑身糜烂，狂叫三日而死。三日断魂，你可知道这毒矢的霸道？”声音粗犷的赖泗，大声嚷叫，分明是他将云隐居士用毒矢“三日断魂”射伤。

姓韩的朗声笑道：“快交出来吧！三日断魂毒矢，闻名天下，你哪有不知之理？想想那滋味是好受的吗？快呀！迟则来不及啦！”

云隐居士喘息半晌，答道：“……好！好！老朽给你们就是！”

韩三哥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给他一半解药，拿出来以后，再全

给他！”他向赖洒说。

接着，从里面传出一阵疗伤声、服药声、叹息声。

就在这时，一团白光飘入，原来是一位俊秀的白衣姑娘，她向坐在地上的僮儿问道：“你师父目前伤势如何？”

僮儿见来人问他师父伤势，心中又是一阵焦虑，答道：“师父是中了‘三日断魂’毒矢，恐怕只能活三日。”说罢，洒泪而下，白衣姑娘安慰说道：“哭有何用，你起来嘛！快带我去看看你的师父呀？”

僮儿立刻从地上爬起，带着白衣姑娘走到他师父榻前。

这时，云隐居士脸上一层乌黑，人已至昏迷状态。

白衣姑娘略一瞻视，立刻从怀中取出一个羊脂玉瓶，拔开瓶塞，一股辛辣气味，弥漫茅屋。她倒出三粒绿豆大红色药丸，撬开云隐居士牙关，将药丸给他服下。

然后给他仔细把脉，片刻，又从身上取出一盒金针，在云隐居士胸前几处要穴，深深刺入！

半晌之后，云隐居士呻吟出声，白衣姑娘和青衣僮儿都是一脸喜色。

又半晌过去，云隐居士脸上黑色尽去，人也清醒过来，僮儿立刻趋前告诉救治经过，云隐居士口不能言，只向白衣姑娘微笑点头，表示谢意。

白衣姑娘轻声，道：“老伯伯你身上毒力，尚未去净，暂且不可说话或移动，等会儿，小女子将金针拔下后，再助你用内功将残余毒气逼出才算全好。”

说罢，将金针悉数拔下，然后端坐榻上，将一只玉掌轻按云隐居士掌上，潜运内功，由云隐居士掌上，向全身运行。

云隐居士也是内家高手，立刻和白衣姑娘内力合而为一，将体内残余毒气，渐渐逼至伤口，伤口原有解药外敷，立刻将

毒气化解清静，白衣姑娘缓缓缩回玉手，云隐居士一挺身从榻上坐起，见白衣姑娘的适才一张匀红嫩脸，这时已变成苍白之色，柳眉轻颦，娇喘嘘嘘，知她妄用真力过多所致，心中无限感激这位白衣姑娘将自己从死的边缘上救活。

他楞楞出神，半晌，忽然脸上一喜，立刻从木榻上下来，飞步跑出室外，片刻捧着一棵如水萝卜一般大的何首乌进来，递给白衣姑娘，道：“姑娘为救老朽一命，致大伤真气，不加益补，甚有害于身体。这棵何首乌已活有数百年之久，是老朽前年，在此山中寻得后移植园中，它对姑娘伤失真气，补益甚大，请速速将它吃下！”

老人一脸诚恳表情，使她无法推辞，谢过老人后，就榻上立刻吃下！

片刻之后，觉真元大增，浑身舒泰之极，她赶紧闭目行功，使药力运行全身，觉功力又陡增一筹，心中甚喜，赶紧下床向云隐居士检衽致谢。

云隐居士哈哈笑道：“姑娘为拯救老朽而伤真气，怎么反向老朽致谢起来啦？——倒是老朽一生刚愎孤僻，落落寡和，想不到行将就木之年，却受了姑娘这么大的恩惠，叫老朽无法报答。”

白衣姑娘满脸茫然不解地问道：“老伯伯，互助、救济，是我们做人的本分，老人家怎么这样客气呀？”

云隐居士脸色一整，道：“告诉过你嘛！老朽一生落落寡和，与人不相往来，隐迹云蔚山下，每年除接见一次丐帮掌门师弟外，其余任何人都不许踏进云蔚山一步。”

白衣姑娘讶然问道：“老伯伯你是丐帮中人吗？”

云隐居士点头道：“老朽不但是丐帮中人，而且是丐帮二老之一，现在丐帮帮主铁臂神丐夏侯申，就是老朽的师弟，但